

給家人的悄悄話



我的青春歲月並不星輝璀璨，亦無月的號角高亢的華彩，卻有二星守候——我親愛的父母，感謝你們包容我每一次的無理取鬧。你們的星光溫柔，使我未曾受期望的壓力灼燒；你們的軌跡沉默，時時追隨著我又予我選擇的自由。



每到雨天時，爸爸都會開車載我到捷運站，路途中會聆聽廣播電台的時間、天氣播報以及歌曲，我很享受這種兩人並無交談，空氣中卻溫馨的模樣，我和爸爸之間其實不太會談心，有時也覺得和爸爸之間有種青春期莫名的尷尬感，可能是青春期後沒有了孩童時期的純真與可愛，做什麼事都覺得難為情。每天早上出門上學，是我和爸爸難得兩人的相處時間，我們並不會有過多的談話，但我知道他很愛我，每天早起，不畏風雨的載我到捷運站，不須過多的表達便能感受到滿滿的愛，就是這樣簡單的日常，卻讓我和爸爸之間添了一項重要的回憶。



《阿媽的手》

阿媽的手，是春天的雨，
細細綿綿無聲，卻從未停歇呵護。
我在肚裡，她在病房門外守駐，
後來背著襁褓的我，把黑夜走成搖籃曲。

阿媽的手，是夏天的風，
帶走灼熱焦躁，吹過就不痛。
便當換花樣，鮭魚、燒肉、冬瓜盅，
開蓋時，羨慕都飄進蒸氣中。

阿媽的手，是秋天的光，
她拉開教室的門，穩穩地放在我肩上。
老師問：「那是妳阿媽？」
她站在陽光裡，像山一樣堅壯。

阿媽的手，是冬天的火，
點著靜靜的光，寒冷夜裡守著我。
拍背的節奏，暖過厚實的被窩，
讓窗外的風雪，也悄悄退縮。

我想牽起那雙手，
像她牽著我，走過四季許多年頭。



猶記得那天，夕陽將水面染成一片金紅，外公站在岸邊撒網，網隨手一拋，如畫一般展開。汗水從他額角滑落，他卻笑得自在，一如年輕時。那天我們一家來到出海口，不是為了捕魚，而是為了相聚。外婆在岸邊升火，熬著一鍋熱騰騰的魚湯，香味裡有家的味道。我們幾個晚輩圍坐一旁，說著這一年來的點滴，笑聲此起彼落。那天的魚不多，但記憶很滿。最美的不是那片海，而是一家人都在。



我的爺爺是個嚴肅的人，不過每次他看到我，都會放下防備，露出柔軟的笑容。還記得在我8歲時，和爺爺晚上單獨在餐桌邊休息，那時父母剛離婚，但他並不知情，而我也被告知要保守秘密。他問我：「爸爸媽媽最近還好嗎？」我回他：「他們很好。」隨後他煮了一顆水煮蛋，從中間剖開，和我一人一半。我不喜歡吃蛋黃，吃蛋總是只吃蛋白，但因為是爺爺煮的，所以我吃光光了。也許是在誠實與承諾的天人交戰下，我選擇了欺騙，那顆蛋黃吃起來格外苦澀。